

患難餘生錄 (二)

包一民

——我與成兒篇

(本文插圖刊第六頁第一二頁)

韓家硬要大成回去

在三源浦這一大段時間，大成跟我過着快樂的生活，這孩子缺少父愛，他也習慣了；我們所有的孩子都缺乏父愛，也都習慣了，因為父親常常不在家。

我們結婚時，靜遠之三弟韓振文代表老太爺，到我們的家來參加婚禮。他深喜我們家鄉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便買了一片水田；這年冬天，他來收地租，聽說他二哥生死莫卜，就決心把大成帶回家。這是大成極不願意之事。他最不願離開姥姥和我，更捨不得妹妹。總之，他離不開這安定的生活。他每天上學，必經過包家開設的大車店，他三叔就住在這裡。他怕看見他三叔，把他帶回韓家，乃繞道而行。

東北的冬天，風雪交作，十分寒冷。房屋上、土地上、到處是雪。所以「紅樓夢」上形容雪景為「玉琢銀裝的世界」。我的家，室內有火爐或火地，外出有手爐及狼皮斗篷，所以不怕寒冷。可是三弟用馬拉的大車，運糧回家，大成必須坐在很高的糧車上，大車開行時搖動的很厲害，

大成坐在上面危險萬分。苦命的孩子，運氣如何，全由天定。三弟用「祖父想孫子」為理由，非帶走不可，我毫無拒絕之理由。實在說他們並不喜歡大成，他們完全為虛假的面子，才逼這孩子回家。我十分擔心：孩子離開溫暖的環境，心中悲傷，想姥姥、媽媽及妹妹，暴露在寒多的野外，恐怕受寒而生病。我和三弟一再商量：等明年春暖花開時節，我派人送他回去；可是孩子的父親無半點消息，生死不知，我無權強留人家的孩子，可是我深憐此兒，小小年紀，漂泊天涯，誰是真正愛他之人？回到他自己的家，他無父無母，他真正成爲孤兒。我母親尤捨不得成兒在寒冬走遠路。但大成必須走，走的頭一天夜裡，我們老少三代未曾合眼，大成一直哭泣，拉着妹妹的手說：「妹妹，哥哥什麼時候再看見你？我爲什麼一定要回城廠的家呢？」真可憐，小小的孩子也會失眠，一夜睡不着。我的情緒更是複雜，當然徹夜無眠。今日我的筆寫到此處，往日的情景，頓現眼前，不禁淚下！我二十多歲時的遭遇，在今日八十歲時，猶復現於腦海。

我與成兒一別就是三、四年，靜遠幾次回瀋

陽，又復幾次逃離，接着就是幾次失業。這其間艱險備嘗，聚聚，散散，和生兒育女，都是悲感的生活多，歡樂的日子少。在我的感情與觀念上，總認爲大成是我們的孩子，我們有責任去教育他，使他成爲一個完善的人。靜遠在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做訓導主任兩年多，請求家中把大成送來，但家中不送大成，而把六弟七弟送來。他們二人是十五、六歲的男孩子，無學校可入，天天在街上閒逛和在我的住所亂鬧。真不知家中的用意何在？

在這短短的兩三年內，發生了許多事情。最痛苦之事是我的慈母病逝。現在我糊裡糊塗的活到八十歲，可是我母親只有四十五歲就去世了。媽媽去世時，弟弟只有十六歲，我二十五歲。我母生活在精神抑鬱的家庭環境中，而致釀成嚴重的痼疾，早早的辭世。媽媽一直不惜金錢協助我的及靜遠從事革命工作。我們爲了革命，東跑西奔，無穩定職業，不能奉養我的慈母，跟我們快樂過幾年，這是我及靜遠的終身遺憾！可是媽媽離去世的早，是在父親作梨樹縣長的任上，很風光的把她葬於祖墳，比父親在九一八事變後去

九一八事變痛流離

世，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我們是參加國民黨的工作者，自然成爲日本軍閥之敵人，所以我父親爲我們應該向南方發展。並給我們送來路費。可是靜遠及我九哥包景華一心抗日救國，組織游擊隊。九哥與劉廣瑛及單成儀，均爲中央軍校第四期畢業。靜遠或許爲了把我和孩子安置在安全地帶；他認爲城廠是安全之區，故主張回他家。我本來認爲往南走對，可是我的潛意識也想回去看看大成，所以我放棄己見，隨他回城廠。這一來，我又和大成作二次難友。

我這樣決定回城廠，結果遭遇了兩次大痛苦。第一次是由本溪起程，走旱路回城廠，所受之痛苦。由本溪至城廠，不通火車及汽車，而且高山峻嶺，只有人行的道路，馬拉的大車，當然也不能通行。除徒步而行之外，唯一的辦法是坐驢或騾馬所駝之馱子：兩面各有一個筐，中間連起來，放在驢或騾馬的脊背上，物品放在筐子內，人坐在筐子上面。單個的驢或騾馬，就能登高山，越峻嶺了。騎馱子；不但上下困難，而且十分不舒服。我們的孩子們，坐在馱子內，喊叫了一路——全路一百八十里，足足走了三天半。到家時，表現出逃難的悲慘樣子。

到家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看見我的小難友大成。他身體長高了，表現出見着親人的情感；好像有許多話要向我述說，但口吃病加重了；他心欲言，而口不能說。他在三源浦時所表現的天真

活潑之情趣，也沒有了；好像他的性格有點變了，可是對我和弟妹們，還是很好，很親切。他對我要問的話，就是「姥姥是不是真死了？」我告訴他是真的，他哭得十分悲痛！可見他有深厚的感情。

我辛辛苦苦的回這個家，原想使我們的情感得到溫暖，想不到這個家已變成鴉片之家：上午除了上學的學生及我和孩子們起床外，只有老太爺很早起床。到下午一兩點鐘後，大媳婦、四媳婦及三媳婦兩口子，一個個起床後，各自擺上鴉片煙盤子，準備噴雲吐霧了；老太太自己未設煙盤子，但各屋串來串去，希望那個媳婦賞給她一口煙。簡直是不叫家庭了。靜遠在家住了兩個月，就自己離家走了。他很後悔，未將我及孩子們一起帶走。

我們是革命份子，滿腔熱血，怎能忍受敵寇侵略，民族塗炭呢？一切有血肉的男兒，個個磨拳擦掌，奮不顧身，要參加救國行列；靜遠也要組織救國軍隊，實際行動。他的行動，處處用錢，我罄我所有，以助其成行。他第一步到瀋陽，我又給他一些錢，作活動費。後來他爲集中力量起見，參加朱霽青的救國軍，到遼寧及熱河邊境一帶，組織軍隊，並隨時襲擊敵人。

我此次回城廠的家，除了看見全家婦女及三弟吸食鴉片的慘狀外，最傷心的事是把我們的女兒小華的生命送到城廠，她本來只是感冒，但直到她死，未醫治一次，其原因，言之令人痛心，故不必說了。大成在家，是個可憐的孩子，簡直成爲幾個小叔叔的打罵對象，也是他們的嘲弄目

標：專講口吃病的故事，惹大成生氣；大成越生氣，越說不出話來；擺手又蹣跚，痛苦不堪。

那時，六弟已十六歲，天天拿大成開玩笑，專講嘲笑口吃的故事。他講：「有一個賣烤地瓜者，口稱每斤兩塊錢。一個口吃的小孩子，伸出兩個手指，口中說：『買、買、買』，於是賣地瓜者給他稱了兩斤地瓜，口吃的孩子才說出『買不起』！」大成的叔叔們天天給他講這個故事，使他的口吃病，越來越嚴重。大成的祖父及祖母，也不管教小叔叔。所以大成在家，口吃病日益加重。

小華是年前十一月死的，彥兒是過年後正月生的，我的奶水本來够孩子吃的，可是彥兒出生的第四天，大成與他六叔吵嘴，他六叔猛力一巴掌，把大成打在槌衣服的石板上，將上唇碰出一個洞，血流如注，我急忙中敷上牙粉，纏上白布，才止住血。大成在疼痛中睡着了。我不禁又急又氣，又怕大成出問題，在情緒的極端激動之下，我的奶水大爲減少。幸而小華死後，剩下一些奶粉，才把彥兒餵活了。

日本佔據東北後，舊政權被摧毀，日本的新政權（偽滿洲國）尚未建立，故東北陷於無政府狀態。風起雲湧的「義勇軍」，真反日愛國者，當然有，可是藉名救國而搶奪者，也不少。治安日壞，尤其是鄉間，土匪遍地，擾害人民，無所不至。我們原來認爲城廠地位偏僻，且社會富庶，人性純厚，可望太平的時期長一些。但後來受大環境的影響，也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時常謠傳某某義勇軍要打進來，而本地之自衛力量又

不雄厚，所以鬧得人心不安。我的公婆，時常叫我把我臉抹上黑煙子，以防意外。環境情形如此不安，靜遠又無信息，所以我決心離開這個家，但大成怕我把他丟下，我雖然前途茫茫，但仍願帶大成走。無論走到何處，我不會教他失學。此時由城廠到本溪，有太子河的水路可以通行。我頭一次買船票，把大成帶上了。可是老太爺把三弟

(大煙鬼一般)找過來，說了許多理由，我不應帶大成走，大成哭個不停。大成不能隨我走，我怕這個可憐的孩子心難過，所以把船票退了，等第二次辦交涉，帶大成走，或有可能。但第二次的交涉，我仍未成功，乃向大成保證：「媽媽日後，不論走到何處，必定想辦法，把你接去。」我剛要買第二次的船票，便接到家父的信，說派人到本溪接我到營口暫住。於是我立即買第二次的船票，說定了，不帶大成走，他不停的落淚。我一生好打抱不平，而勇於負責。我自信：終究能教育大成；使他成人，使他快樂。不論我如何漂泊，也能把這個孩子帶大，並使他成爲某種人材。我處世對人，任勞任怨，也許這是我吃虧之處。我與大成第二次話別：使他相信，我一定能把他接出來。

這次我回韓家，所遭受的第二次大痛苦，是由城廠乘船到本溪。所謂太子河的船，只是一種舢板船：用蘆繩及鐵鏈，把厚木板綁在一起，把運的貨物放在下層，上層坐人。沒有棚以防風雨，亦無欄桿以保安全。我的錢都裝在孩子的被捲裡。幾次義勇軍上來查看，我都讚揚他們是愛國勇士，他們不好意思搶掠民間的東西。一百八十

里(按旱路計算)，船行於水上，走了十一天；船是順水而行，水大之處，就走的快一些；水小之處，就走的慢一些；天黑就停航。旅客必須自己到岸上找人家借宿。我的孩子：秀兒六歲，力兒三歲，必須手拉着手在黑夜裏走鄉村的崎嶇之路，既餓又渴，一邊走路，一邊摔跤；我懷中抱着兩個月的珍兒，怕跌倒摔了孩子。說不定要敲幾家的門，才允許我們借宿，當然須付錢。天無絕人之路，有一次，天將落雨，我們向路旁的人家敲門，正值他家新生小孩沒奶吃，聽說我有吃奶的孩子，講好給他們的孩子開奶，才允許我們進去，還叫我們多住一天，不要飯錢。我及孩子千辛萬苦的走完了這條水路，總算到了本溪。一路上有靜遠之五弟護送，安心不少，我們母子由衷的感謝他！

我們在營口住了幾個月，於中秋節時收到靜遠一封信，他寫此信的動機是什麼，我揣度不出。他在信中教我十年以後，如何教育兒女，廿年以後如何教育兒女，大有此後永不再見的味道。昔者王寶釧守寒窯，不過十八年，現在他計劃叫我獨身廿年，比王三姐還多了二年。我在前面說：大成的生母是時代的犧牲者，我不知我是什麼時代的犧牲者？真是莫名其妙！

帶著孩子們向南走

後來我父全家要回瀋陽，我和父親商量，不論如何，我應往南走；尋找靜遠也好，爲自己的前途也好，爲孩子們的將來也好，我不能再跟回瀋陽，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生存。父親很贊成我

的勇氣。當時赴北平還不通火車，決定搭乘輪船，到大沽口上岸。行前姨媽再三告訴我不要帶任何證件。我還是把我和靜遠的黨證，以及我們的大學畢業證書，都帶出來了。

因爲我帶孩子們遠行，前途茫茫，我父親目送我們上船，交給我現大洋三千元，作爲我們的生活費。父親一生，態度嚴肅，他在這些兒孫裏，最愛外孫力兒(學名效忠)，因他的臉型及體型，均像外祖父，那時珍兒尚小。我父到船上問力兒：「你們往那兒去？」力兒憨聲憨氣的說：「找我爸！」我父落淚而言曰：「傻孩子，你爸在那裏？」因當時不知靜遠是否仍在人間。父親趁船尚未開，對我說：「你是女孩子，而天性剛強，從不服輸，一切性格都像我；你志肝義膽，英勇豪爽，原是好事，可是像我一生，好作快心事，好說快心話，在政治途程上吃虧很多。你須知世路崎嶇，人心險惡；我告訴你四句話，你切實體會，則對人處事，心氣就和平了。吾人的情緒如能平靜，則理智自然發生；有理智，始能有明智的反應。這四句話是：

世情閱盡秋雲厚，時事經多蜀道平；道在己時唯自是，事求人處總難憑。

我當時雖行色匆匆，可是這四句話，我牢記在心，日後成爲我的生活箴言，獲益匪淺。多少坎坷事，全靠這四句話來指導，使我渡過無數難關。我享用我父的遺訓，他在天之靈，當能鑒及。

從前我父常拿出我祖父留下的一塊古硯，和祖父寫的一本字，珍貴而尊敬的欣賞。我父專習

二王的草書，從日本購「書道全集」一整套；從北平採購青蓮閣的各種上好毛筆一箱。每日必練字幾小時，有時累的手及腕作痛，故帶上出土的玉鐲，以期勞而不痛。戰爭的時代，人人忙於所負擔的職務，而且人各一方，我父留下的珍本書籍，北平所產的上等毛筆，以及各種寶貴的字帖，均不知流散至何方了。我父的書法當時的人均請求墨寶，可是我們兒女的手中，竟無父親的片紙隻字，惜哉！

此次與我父一別就是十餘載；回想當時我父到船上送我，我父身材高昂，威嚴而瀟灑，船行已離碼頭很遠，猶見我父的白絲手絹在空中飄颺，不曾想，這一叩別，竟成永別！

我到北平，看見了許多舊友：如錢公來、孟傳大、王育文等，現在均離開人間了。此時我確知靜遠隨朱霽青先生在熱遼邊境一帶，與敵作戰。有人說他們已全軍覆沒。無論怎樣，我須把這個家安頓下來。同時我必須找事作，才不至坐食山空。當時北京城物價低廉，生活很便宜，一元國幣，可買一百個雞蛋。我教書，一個月可得四十元，足夠家用。僱一女工，尚可照顧孩子，我尚可找出時間去學畫。錢公來大哥，派其夫人錢大嫂給我送來五塊銀元，被我婉謝，因我不願用黨費。

有一天靜遠突然回來了：足登草鞋，衣裳藍縷；游擊的生活，衣裳破了，無人縫；乃用藤繩把破綻之處綁上。據云：他離戰地時，朱先生給他一匹小毛驢，騎驢過了長城，到昌黎火車站，把驢賣了七元國幣，才買到火車票回北平。他不

妄動老百姓的一草一木，當然要囊空如洗的回到家門了。當然他回來後，必然失業，可是有我在，他仍可衣食無缺。

考上軍校欣見成材

在此時，我接到父親的信，內云我大弟（我一母所生之唯一弟弟）夫婦要赴北平上學，希望我們代為尋找適合他們程度的好學校。我得到這個消息，立即打算把大成帶出來。但靜遠尚無工作，若與他商量接大成，他必反對。所以我獨斷獨行，奉函我父說靜遠要接兒子出來受教育，懇祈老人費心把大成接出來，由其大舅恩及帶到北平。大成一進院子，大聲講話，靜遠吃驚的問：「這個『科巴』小子怎麼來了！」

大成到平後，我請三位家庭教師，分別給他補習英文、數學及史地三科目，他才有希望考入當時北平最有名的高級中學：一為師大附中，一為北平市立第四中學。大成自己住南房內用功，免得弟妹們擾亂。有一天，我到他的屋子去查看，見他從教科書上拿下一本書藏起來，我一看是三國演義，我立即焚毀全部三國演義，並嚴厲警告他：「你如果考不上這兩個頂好的中學，則把你送回城廂。」他的文筆很簡明，思想很清晰，結果考上了師大附中。與我們同院住的宋大哥（靜遠的北大同學）常批評我對大成的期許過高，說我「想把土孩子變成龍。」後來靜遠在鐵道部找到工作，我及三個小孩子須移居南京，但大成尚未畢業於北平師大附中，我們決定大成繼續在北平讀高中，如大學生一樣的住公寓，包伙食，

到高中畢業為止，他的膳宿和零用錢，與大學生一樣。我們每月由南京給他匯款。他中學畢業後，我們全家遷至武漢，因靜遠已至平漢鐵路局服務。我們主張他投考國立武漢大學，我們的老友柳東亞博士是武漢大學理學院院長，可能有種種方便。但大成不知受何人的影響，堅決不念文學校，他說今後如想有政治出路，必須是軍人出身。正值黃埔中央軍校第十三期招生，他乃考入步兵科。畢業後，作了後方的營長。我到重慶時，陸軍大學第二十期招生，我堅決主張他考陸大，結果考上了。後來他又由三軍聯大畢業。中國的軍事教育，他受到最高級，但因口吃病，吃虧不少。

以上的敘述，是我與大成由初相識，以至把他培養成一個國家有用之人，所經過的概略情形。我之關心大成，並非因為他是韓靜遠的兒子，而是因為他實際上是一個孤兒；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俠義的心腸，我才把他扶養長大，並教育成人。我對於大成的愛護與教養純由於愛護青年及提携後進之心情，他也始終孝我敬我，如他的生身之母。

他常和邢阿姨（我的大學同學，也是立法院同事）講：我能有今日，多賴我的老娘。媳婦蕭作琼，畢業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終身為教育而奉獻其生命。她對我十分敬愛，她親手給我做一床薄的棉被，留給我春秋蓋的，我永遠不忍拆洗的紀念品。作琼生性好交朋友，她善烹調，每次請我去他家吃飯，必做滿桌子菜。她做菜，必求

色香味俱全。他們夫妻相繼去世，他們的三個聰明女兒，均已在國內臺灣大學及東吳大學畢業，並且均已出國到美深造，各有成就。這三個優秀的孫女，便是我扶養及教導大成，所得的安慰與光榮！

成兒夫婦魂歸天國

我在這六十年內，大半過的是顛沛流離的苦難歲月，其實況是筆難罄述的。我是一個獨立的人，沒福氣依靠丈夫生存，亦不要求兒孫之孝敬，如果他們有孝心，我也不拒絕。大成在病床上有一天和我說：「實在說，我唯一的遺憾，是對老娘未盡孝。」他說完這些話，就泣不成聲。我看他病體支離的樣子，我百感交集，不禁悲從中來，老淚縱橫。我安慰他，叫他好好養病，病好了再盡孝。

成兒頗有才華，也善聚集。退役後又到國際貿易局服務。我教養他，協助他，使他專業有成，婚姻美滿，三個女兒，各個超羣出眾。他們的大女兒曉琳，國內臺大畢業後，在美國著名的康乃爾大學，得全額獎學金，苦讀八年，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其夫婿劉保羅，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他們的二女兒曉琴由臺大畢業後來到美國習電腦，她的丈夫是電腦博士。他們的三女兒曉琪，是臺北的鋼琴高手，未出國前，教好多學生，由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現居美國深造。孫女們都喜歡奶奶，我遊美國時，她們是盡量招待，如逛大西洋城，吃海鮮，看脫衣舞等。大、二兩孫女，均作母親了。大孫女的女兒在越洋電話中，給我

背誦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真是可愛極了！

我們都認為：大成夫婦能享人間晚年的幸福，豈料在五年之內，他們夫婦相繼返回天國，永享天國的快樂去了。他們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認定人世間有樂也有苦，但在天國只有樂而無苦。今年（一九八五）八月，成兒已離人世三週年了，他童年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歷歷如在目前，我永難忘懷。白髮人送黑髮人，悲夫！

成兒的病是胃癌，開刀後發見病細胞已散開

中油「國光牌」潤滑油品質優良

請逕向加油站或經銷商購買以防假冒

臺灣地區潤滑油脂銷售為自由競爭的市場，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曾就市面上所銷售機油採樣檢驗分析，結果顯示中油公司所製之車用機油性能較優。因此國內不肖廠商以廢機油或從日本進口不合規範的低品質機油，仿冒該公司產品應市，非但對機動車輛引擎損害嚴重，且影響行車安全。中油公司對此極為重視，經常派員密查，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倘發現有仿冒嫌疑者，即會請治安單位偵查，證據齊全者必移送法辦，被取締案件每年均達十餘件之多，由於仿冒產品在包裝方面幾可亂真，消費者不易分辨，購用者仍以逕向中油公司潤滑油脂經銷商或直接向中油公司加油站購買為妥，以免受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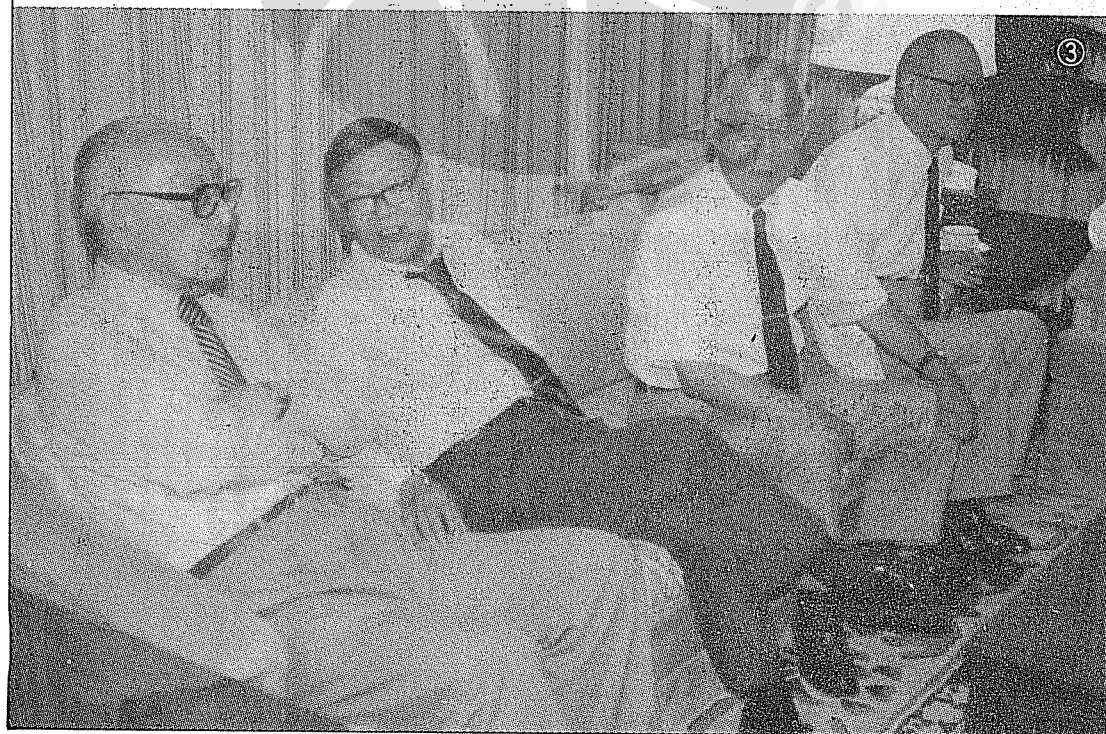
，故不能動手術，主治醫師命令即刻縫上刀口，很快就離開手術室，他在病床上第一眼就看見我和他爸，他自以為大病已除，快樂的猶如兒時，大聲的叫媽爸，我心疼如刀割，幾乎站立不住，痴兒尚不知也！他們信教的人，深信有天堂，我如真能在將來和他們在天堂門外，雲端相會片刻，也是好的。老年人的情感脆弱，我與成兒可寫的事太多了，每寫到傷心處，則熱淚盈眶，擲筆長吁；因而幾次起稿，幾次擱筆。大成及作瑋兩兒優遊天堂，對於老母之想念，知也不知！他們能否再叫一聲「媽！」嗚呼！永遠不可能了！



①「僑務叢談」作者梁子衡教授近影。(文見40頁)

②立法委員「患難餘生錄」作者包一民女士(前排左)偕女公子與劉大中夫婦在日月潭合影(文見50頁)。

③左起：曾虛白、沈劍虹、萬君和、馬星野合影(文見98頁)。





①立法委員包一民女士(右三)與莫寒竹夫婦、蔣耀祖夫婦合影。

②韓大成偕夫人與兩女公子合影。(文見50頁)

